



责编/任波
主编/吴志立
校读/刘芳

都分配工作了，相互见面的时候极少，特别是她，只在毕业二十年班级聚会出现在他眼前。

后来，湘江两岸架起一座又一座桥梁，湘江综合枢纽坝顶桥也在2014年建成通车，丁白汽车轮渡退出历史舞台，剩下两个暗灰色旧码头，供上年纪的人回味岁月。当然，两岸土地慢慢变为城市模样。唯有冯家洲，不肯为时代洪流所动，寒暑易节，静若处子。它的左岸，潇湘大道车水马龙。

没过几天，他特意请教了熟悉的老人，弄清了冯家洲的名字源于旧时湘江西岸聚居着冯姓先民，洲上本是村民世代耕作的家园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面积种植西瓜、花生、芝麻等作物。后来洲上人家陆续搬迁上岸，洲滩褪去人间烟火气，数万株杨树开始扎根滩涂，茁壮成长，洲土变身为茂密原生林地，湘江一级生态保育带，白鹭、野鸡、野鸭成群停歇，松鼠、野兔不时在林间奔跑撒欢。朝晖夕阴，一洲绿树与一江碧水，相映生辉，行走在江畔景观道，谁不想好好端详一番？

天色依然青灰，太阳还在云层另一面，江水微微泛着波浪，岸边紫薇花、月季火焰般惹眼。他舒展了身子，背靠休闲椅，久久注视着冯家洲，似乎对它几十年容颜不变生出强烈好奇心。除了木叶枯荣，候鸟来去，洲的样子不变，记忆如种子，随风吹到洲土，生根、开花。一艘小货船轰鸣着从洲旁向北驶去，激起一串浪花，把他的目光拽到丁白老渡口。

他自言自语：“恰似故人来。”



征文

主办单位：长沙市文艺界联合会、长沙晚报社
承办单位：长沙晚报文体科创新闻中心
协办单位：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

恰似故人来

王宏

如愿以偿，第二天是个阴天。九点不到他就来了，从车上搬出折叠休闲椅，支在草地上，捧着保温杯，目光伸向湘江对面的山和楼，很快又“粘”上了江心洲——冯家洲。

昨晚，他散步路过这片草地，路灯下的景观道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潇湘大道景观道早已全新亮相，那条五米宽的蓝色橡胶跑道，如蓝飘带一样飘进他梦里。于是，多少个清晨跑步，他和冯家洲结成了亲密伙伴，或久久与洲对视着跑，或较劲蹬腿与洲并跑，或穿过树林缝隙眺望对岸跑，白鹭飞舞，仿佛为他鼓劲，船舶鸣笛，仿佛为他喝彩。起跑！朝城里方向，薄雾蒙蒙之中，冯家洲慢慢揭开面纱，像蛙泳的秀颜女子，吸足气，头入水，双臂双腿伸直并拢，开始水中漂移，洲尾纤巧，渐渐丰满。

如此专注夜幕下的江与洲，他还是第一次，云层久久徘徊，黛青色天幕下，对面路灯、车灯，还有高楼里的灯火很明亮。正对着洲尾，北望下游，江面豁然开朗，湘江综合枢纽坝顶桥的灯光，又宽又亮，湘江之水仿若戛然而止。

离他最近的一处移动音箱前，一女子正唱着那首老歌《爱情的故事》，女子四十来岁，唱得很投入，像是用歌声讲述一段故事。他愣住了，定定地站着，侧耳倾听，虽然眼观江洲。拦河坝，挡住了一江碧水，这时候，也蓄积着他的思绪，三十年时光沉淀下来的浩茫思绪，这一刻，他还决定明天白天再来坐坐。

那时，长沙湘江上只有橘子洲和银盆岭两座湘江大桥，有个丁白汽车渡口，紧挨着冯家洲尾，连接河东丁字湾和河西白沙洲，当地人叫作“铁板船”的汽车轮渡，从早到晚，来回往返，把两岸的汽车和拖拉机渡到江的对岸。

那年六月，他中专毕业，那个暑假，他和班上七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往返湘江两岸，玩得特别开心，马上就要统一分配工作了，放飞自我，颇有几分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的味道。残阳如血，就在对面的丁字湾汽车渡口，几个男同学一拍即合，脱下外衣和鞋子，纵身跃进湘江波浪，“到中流击水”。岸上，剩下他这只“旱鸭子”，还有三个女同学，她就是其中之一，这会儿，他光顾着朝江面望去，生怕和她目光相碰，感觉岸边舞动的柳条都在笑他不会游泳。那时，大街小巷流行方季惟的歌曲《爱情的故事》，那几天，无论是行走在蜂飞蝶舞的山道，还是骑行在荷花盛开的水乡，他心底都回荡着这首歌，尤其是他与她目光相触、还有偷偷瞟她几眼的时候。那个暑假过得飞快，大伙

枫作岸，数处橘为洲”，描写的便是潇湘“枫”景。

枫树有青枫、丹枫之分。前者是春夏的枫，绿叶累累，郁茂翳沉；后者是秋冬的枫，红霞片片，飘逸轻灵。两者皆可表达离别相思、命运难测等忧伤怅惘的情愫，如张若虚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”，顾况“吴洲复白云，楚水飘丹枫”。

麓山枫叶之“红”，非纯粹、俗艳之红，是明黄中渗出的淡淡晕红，是饱经风霜历练才有的成熟色彩，远观则层林尽染，近睹则满树皆丹。特别当初冬暖阳斜斜投射，逆光向上看去，湛蓝天幕的背景下，交叉重叠、黄中带红的叶片几近透明，它们随风婆娑翩跹，如在波光中跳动的小精灵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也许为应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之景，迎合游客观赏红叶的需求，2002年前后，麓山景区管理方引进一种叫“鸡爪槭”的树木，大批量种植在爱晚亭、清风峡一带。

鸡爪槭虽与香枫同科，却是落叶小乔木，树高不到一丈，主干直径不过三寸，分枝细瘦，叶片单薄，大多呈掌状七裂分裂，其叶色彩红艳，且转色早于香枫，故颇能喧宾夺主，为游客青睐。其实，槭叶之红，在我看来，轻佻俗艳，入冬不久即枯萎，可谓树中小鱼肉，似不能与本土香枫相提并论。

每到秋末冬初，为了观赏麓山枫叶，各地游客蜂拥而至，却在娇小妖艳的槭树间搔首弄姿，流连忘返。面对这熙熙攘攘的红男绿女、俗世繁华，真正的麓山之枫一如既往地恬然自处，昂首苍穹。惟有在喧嚣散尽、夜深人静之际，当麓山的晚风掠过密实的枫叶，它才发出瑟瑟的声响，仿佛穿越数千年，在诉说蚩尤的愤怒与屈子的哀伤。

二楼的学生食堂吃了午饭，食堂菜品很丰盛，都是小碗盛装，很像小钵子浏阳蒸菜。这些情况我都详细地向妻子作了汇报。

下午两人去陆家嘴中心绿地逛了一圈，周边楼层很高，仰头看久了脖子疼。从东门进去迎面遇到三头铁水牛，我邀儿子合个影，儿子不愿意，我哄着说咱们生活学习工作就要像这牛一样牛气冲天，然后才有了多年来父子俩的第一个合影。晚饭后又在黄浦江边吹了吹风，璀璨的灯光将江面渲染成五颜六色，这次邀儿子合影时，他没有再拒绝。

第三天是开学典礼，家长是可以到场观摩的，儿子给我做了申请。开学典礼分为主会场和分会场，家长观摩点在分会场，通过大屏幕实时观看主会场活动。虽然学校视频号上也同步直播，但家长们都挤在分会场报告厅里看得津津有味。开幕前迎升国旗环节，分会场也同样响起嘹亮的国歌。每次重大活动升国旗，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活动结束后，我找到儿子即将开始5年学习的物理与天文学学院，摆着各种姿势自我打卡留影，发到同学群里。他们都说我怎么这么沧桑。与20年前的四六分发型相比，板寸虽显精干，但斑白的两鬓已然不再年轻。

是呀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早些天看过一个视频，全面介绍了“总观效应”，说宇航员在太空航行中，目睹地球悬浮于浩瀚宇宙中的全貌后，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敬畏感、对地球脆弱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全球一体感。这些感受带给宇航员的，从来不是虚无的绝望，而是极致的珍惜：珍惜这个真实的宏大的孤单却又温暖的世界，珍惜这片孕育生命的海，珍惜这个唯一的家园，珍惜身边每一分善与爱……在宇宙长河中，虽然我们只是转瞬即逝的火花，但在自身的生命周期中，我们既要练就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之本领，更要秉承“饮水思源、爱国荣校”之精神，不负时代、不负韶华，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！

岳麓山乃长沙名胜、南岳七十二峰之尾峰。山上树木荫翳，枫樟松柳、桂梓桐槐，品类繁盛，攒柯挈萼，蔚若邓林。在我看来，麓山最有代表性的树种，一定是枫树。不仅仅因为麓山枫树数量之多，枫叶红，更在于其独特的禀赋和性灵，与山姿秀美、文化厚重的麓山构成高度匹配、契合的关系。

从植物学的角度看，枫是槭树科的高大乔木。麓山之枫，树龄一二百年者常见，它们或踈身于山崖之巅，或挺立于溪涧之畔，或孤拔于灌丛之中，或群聚于坡岭之上；其分枝呈倒伞状向上生长，杈桠疏落多致，树冠开合有度；其叶厚沃柔韧，呈掌状三裂分裂，故称“三角枫”。

一阳来复、气象更新之时，麓山之枫从不与万物争春，待桃红柳绿之后，才从容绽出新枝嫩叶，谦卑地获取阳光雨露的馈赠；炎夏毒日、隆暑赫曦之季，它不畏酷热，默默地吸纳天地日月的滋养；当白露凄以飞扬，秋风发乎西商，便将长达十月的积淀，发散成令人惊心动魄的热烈与重彩，将丹红构成麓山秋韵的主调；即使到了北风凛冽、百卉凋零的寒冬，它依旧傲然屹立，其叶虽飘零坠落，委身沟渠，却始终脉络清晰、棱角分明，绝不腐朽。

麓山之枫皆为香枫，其根、叶、果、脂，皆香气馥郁，且确有除湿祛毒、行气止痛之功效。每到八九月，树上的枫硕果成熟干燥后，随风散落，人们拾取，泡水沐浴，或熏茶焙鱼，用途甚广”。十余年前，我精选数十片枫叶夹于书中，至今仍形态完整，暗香微沁，不得不感叹自然造物之神奇。

《山海经》载，远古时期，黄帝诛杀蚩尤，弃其桎梏，化为枫木。战国末，屈原作《招魂》怀悼楚王：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，极目千里兮伤春心，魂兮归来哀江南。”蚩尤为南方苗族的远祖，被尊为“枫神”；屈原流放江湖，见枫而伤心。两者均与湖湘之地颇有渊源。

麓山之枫正是承此而来，故富有浓厚的诗意和哀伤愁怨的情感色彩，其在古今文人骚客的作品中反复出现。唐代李涉《鹧鸪词》“湘江烟水深，沙岸隔枫林”，张九龄《初入湘中有喜》“两边第一次去上海是二十年前，从长沙火车站出发，一路“咣当咣当”了近10个小时才到。逛过南京路，看过外滩，公交坐了个够，观赏了沿途的风景。网吧一个小时要15元，旁观了一下，没舍得开机。两个人点了些吃的，各喝了两瓶啤酒，同事喝酒上脸。印象最深的是在车站和广场被警察查了两次身份证，只查我的，因为我留了个四六分发的发型；同事的脸红得像猴子屁股，却没查他的。

这次来沪是送儿子上学。儿子南开本科毕业后，推荐免试至上海交大直博。儿子原本没计划要我去送的，没拗过我的软磨硬泡，就像当年我考上大学没拗过执意要送我的父亲一样。

自上小学开始，我都是和本组、本村的小伙伴们一起上下学，从来没要家长接送过。1995年夏天，我和父亲正在田里搞“双抢”，村上的邮递员将一个牛皮纸包裹送到了田间：“恭喜你啊，军伢子，考起啦大学。”我迫不及待拆开来，红彤彤的通知书映入眼帘，我被湖南师范大学录取。父亲就着衣角反复擦干净手里的泥，装了根“喇叭筒”递给邮递员，连声道谢。

父亲是个木匠。“双抢”过后，他从准备用作栋梁的木料堆中选了一根最直最粗的杉木，花了两天时间精心给我做了个木箱，杉木的香气沁人心脾。9月8日开学，那天起了个大早，我捡好衣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放进木箱，父亲捡了根扁担，一头挑着箱子，一头挑着被褥，担起来就往门外走，我忙追上去扯住箱子，父亲没松手：“送你去学校……”我不肯：“不要送呢，又不是细伢子啦！”父亲执意要送，我没能拗过他。父子俩赶到村头车站，坐上班车到了长沙。“军伢子，你只管攒劲读书，屋里的事你不要运神（操心的意思）。”父亲安顿好我后，临行前对我说。

儿子见我态度坚决，只能将早就买好的机票改签，以便也给我买一张，却没有给他母亲买。我问妻子一起去不，她眼巴巴地拒绝：“你先去搞清路线，方便我得闲的时候去，就不得打转转身。”行程定下后，我也早早请了年假，湘办通上申请，审批非常顺利，当天就走完了流程。在忙碌的工作中期盼着儿子开学这一天到来。儿子的行李有满满两大箱加两大袋，两个箱子一模一样，都是新的。我父亲给我做的那个木箱，在我大学毕业后就收在老家。为了容易辨识，妻子在皮箱的提手上各缠了一根红绸绳，一根深红色，一根浅红色。我问为什么缠两种不同色的，妻子说深红色的是儿子的皮箱，浅红色的是她借给我的。看着满满两大箱，我开玩笑说：“只怕是牙膏、牙刷、洗衣粉、衣架子都备齐了吧？”妻子笑着说：“那是必然，只差扫把、拖把没带，记得到校就给买齐。”然后嘱咐我浅红色带子的皮箱要记得带回来，下次她要用。到了长沙黄花机场，从车上卸下行李后，妻子对儿子说：“你和爸爸两个人进去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到校后要给我打电话。”接着妻子又嘱咐我要带回她的皮箱，儿子寝室还缺什么，能买的就买齐了，买不到的就列个清单寄过去或送过去。

飞机准点到达。取到行李后打了个车赶到宿舍楼，在宿管阿姨处填好表，取了钥匙和空调遥控器，坐电梯到了寝室。是个单人间，带卫生间，有窗户，窗外景色很美。我和儿子半个小时就把行李整理好了，带来的床垫和床单短了一截，我第一时间拍照发给了妻子。

第二天早餐后儿子去了学校报到。从宿舍楼到学校距离有4公里，骑共享单车要近20分钟，路上还要推着过两个台阶。我没有跟着去，留在宿舍楼这买了扫把、撮箕、拖把等必需品。儿子宿完到返回宿舍已是11点多，两人在学生活动中心

麓山之枫

郭建勋

湖湘底蕴写下融合答卷

汪继业

千年长沙手握湖湘文脉，运用科技赋能，用街巷烟火、数字光影、老街新景，交出一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融合答卷。

从前的传统文化，只能隔着展柜看。如今科技把这把钥匙，将厚重历史的大门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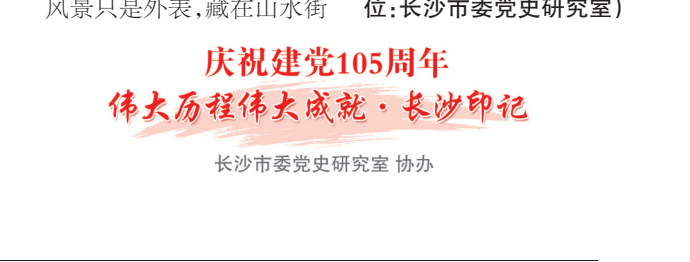
长沙简牍藏着古城千年前的市井日常，从前只能低头默读的晦涩文字，三维数字技术铺开古时长沙街巷，抬手就能看清古人生活百态。浏阳花炮流传千年，从前全靠老师傅经验把控，数字化程控系统精准把控每一朵烟花绽放的时机，自然而然成为震撼全城的光影盛宴。古老历史，借科技活了过来。

长沙遍地革命旧址，青年学子求索的故事，曾经只留存于旧照片、纸质史料和磨旧的影像中。马栏山，用AI修复、高清上色、褪色的照片、红色影像重新清晰鲜活。橘子洲头的《恰同学少年》，数字光影搭建跨越百年的对话空间，站在江畔，就能看见新民学会那群青年心怀家国、探寻出路的样子。冰冷史料，借着科技有了温度。

城市烟火，也搭上数字快车走出长沙。纪实短片《守护解放西》依靠智能传播、多语种译制，把长沙市井故事送到全国各地、海外平台。都正街依托数字运营开发文台，青石板老街一边保留市井小吃，一边摆满新潮文创。传统烟火与现代潮流被科技紧紧连在一起。

风景只是外表，藏在山水街

科技为文化撕开时空边界，让古籍、红色故事、市井烟火突破限制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和深悟；文旅相融让静态文化落地生根，古遗址、老街巷、红色旧址拥有源源不断的烟火人气。山水洲城，以独有的湖湘底蕴，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融合答卷。（作者单位：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）



每天早上七点多，小花穿着玫瑰色球衣，拉着小推车，准时出现在羽毛球馆门口。她笑意盈盈的脸上化了淡妆，抹着口红，像是要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。

受惠“全民健身”，冠军羽毛球馆八点到十点免费晨练，来的人不少。别人都背着球包，只有小花的球包搁在小推车上，鼓鼓囊囊。起初我以为是她背不动。熟悉后才知道，那是为了便于转场——打完球，她还要赶下一场，三角架、备用鞋、合唱团谱夹……晨练，只是小花日常开篇。打球后，最多的时候要辗转五六个地方。每到一处，她都会拍下来，记视频日记，在视频号分享。

“5:30起床，6:32动身坐公交车前往羽毛球馆晨练，打了一个多小时羽毛球，洗个热水澡，9:30赶到汤家岭社区，排练《南泥湾》《浏阳河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祝福祖国》。”暑假球馆开设青少年培训班，晨练场地缩减，名额要在微信群接龙抢。二十多天，小花一次也没有抢到。她依旧笑着自嘲：“老了，眼神跟不上，争不过你们。”

不经意间，泄露了自己的年华。

这个争不过你们的人，转身报名参加湖南省政府评标专家考试。九十分钟完成一百道闭卷试题，一共有三次作答机会。在家刷题模拟，她次次满分，信心十足。第一次考试，人脸识别、巡考软件接连故障，折腾许久，最终只考了74分。第二次再战，系统又反复卡顿，时间耗尽被迫交卷，79分，距离及格只差一分。核对试卷时，她发现有一道答对的题目被系统误判扣分。

换作旁人，多半早已焦躁烦闷，她却只是冷静梳理申诉补救的办法，转头照旧打球、排练。那差的一分，就像球馆里没有接住的球，掉了便掉了，下一拍重新来过。

感性文艺的小花，理性严谨的小花，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？答案很简单，两者皆是。万事表象各异，却自有规律。于小花而言，道理十分朴素：力从脚底起，做就是。

大家纷纷喊她：“教我们唱歌吧。”她爽快应答：“好呀！”“站好，比肩宽一点。你要感觉声音先从脚底，一点点往上，到达腰腹、喉咙，在鼻腔和额头推送出去。”

有人疑惑，声音怎么能从脚底发力？小花拿羽毛球比比方：“和打

小花不小

袁丽霞

沪行记

刘军

来，红彤彤的通知书映入眼帘，我被湖南师范大学录取。父亲就着衣角反复擦干净手里的泥，装了根“喇叭筒”递给邮递员，连声道谢。父亲是个木匠。“双抢”过后，他从准备用作栋梁的木料堆中选了一根最直最粗的杉木，花了两天时间精心给我做了个木箱，杉木的香气沁人心脾。9月8日开学，那天起了个大早，我捡好衣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放进木箱，父亲捡了根扁担，一头挑着箱子，一头挑着被褥，担起来就往门外走，我忙追上去扯住箱子，父亲没松手：“送你去学校……”我不肯：“不要送呢，又不是细伢子啦！”父亲执意要送，我没能拗过他。父子俩赶到村头车站，坐上班车到了长沙。“军伢子，你只管攒劲读书，屋里的事你不要运神（操心的意思）。”父亲安顿好我后，临行前对我说。

儿子见我态度坚决，只能将早就买好的机票改签，以便也给我买一张，却没有给他母亲买。我问妻子一起去不，她眼巴巴地拒绝：“你先去搞清路线，方便我得闲的时候去，就不得打转转身。”

行程定下后，我也早早请了年假，湘办通上申请，审批非常顺利，当天就走完了流程。在忙碌的工作中期盼着儿子开学这一天到来。

儿子的行李有满满两大箱加两大袋，两个箱子一模一样，都是新的。我父亲给我做的那个木箱，在我大学毕业后就收在老家。为了容易辨识，妻子在皮箱的提手上各缠了一根红绸绳，一根深红色，一根浅红色。我问为什么缠两种不同色的，妻子说深红色的是儿子的皮箱，浅红色的是她借给我的。看着满满两大箱，我开玩笑说：“只怕是牙膏、牙刷、洗衣粉、衣架子都备齐了吧？”妻子笑着说：“那是必然，只差扫把、拖把没带，记得到校就给买齐。”然后嘱咐我浅红色带子的皮箱要记得带回来，下次她要用。到了长沙黄花机场，从车上卸下行李后，妻子对儿子说：“你和爸爸两个人进去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到校后要给我打电话。”接着妻子又嘱咐我要带回她的皮箱，儿子寝室还缺什么，能买的就买齐了，买不到的就列个清单寄过去或送过去。

飞机准点到达。取到行李后打了个车赶到宿舍楼，在宿管阿姨处填好表，取了钥匙和空调遥控器，坐电梯到了寝室。是个单人间，带卫生间，有窗户，窗外景色很美。我和儿子半个小时就把行李整理好了，带来的床垫和床单短了一截，我第一时间拍照发给了妻子。

第二天早餐后儿子去了学校报到。从宿舍楼到学校距离有4公里，骑共享单车要近20分钟，路上还要推着过两个台阶。我没有跟着去，留在宿舍楼这买了扫把、撮箕、拖把等必需品。儿子宿完到返回宿舍已是11点多，两人在学生活动中心